

卷十七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宋 魯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明 瑞岡顧 梧芳 起鳳 校正

書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撰者 元 朱申 注釋, 明 顧梧芳 校正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宋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編號 A29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9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隱公名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周公之
子伯禽傳至惠公九十二君惠公初娶宋
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
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
公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
其位未及傳位而遇弒焉在位十有一年

元年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
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

十四年
周
魯
史
故
是
歲
陳
桓
公
二
十
年
秦
文
公
四
年
蔡

隱元年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七

襄公二

丁酉九年宋災被火也傳例晉侯問於士弱士莊子名

晉士弱論宋火災

之子曰吾聞之宋災晉悼公言聞宋於是乎知有天道

宋人自知天何故先問何故對曰古之火正答言古者有

道將有火災也或食於心心東方宿名也火正歿而為神後世

食於味味柳星也南方之宿又言火以出內火季春鶉

見南方時則令民放火故曰出火季秋大火星伏在

故味為鶉火柳星南方朱鳥之宿鳥有喙故名心為大

火為大星在卯位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陶唐氏堯

號堯時闕伯為堯火正堯遷之于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闕伯既居

大火心星而紀季春相土因之也相土契之孫商之先祖

故國而祀大火故商王大火所以商丘之商人闕其禍

敗之釁必始於火闕猶數也謂商人為王時數商是以

日知其有天道也宋商之後又在商丘之地故自知天

誤之公曰可必乎悼公又問宋有火乎對曰在道答言在其君

國亂無象國若無道災變亦不可知也其故不可知也穆

美堯於東宮穆姜魯襄公之祖母也淫於叔孫僑如欲

穆姜自知無禮不得

始往而筮之初徙居東宮之遇艮之八揲著之法遇九

老陰遇七為少陽遇八為少陰二老變而二少不變穆

姜筮得艮卦初二四五爻九五爻皆變唯二得八為少

陰不變故曰史曰是謂艮之隨史官言本卦是艮五隨

其出也言隨非閉固之君必速出言穆姜不久居於此

悅穆姜曰可出之義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

穆姜又引周易隨卦彖辭以折史之妄也揲著之法遇

五爻變者當以之卦不變之爻辭占據此當用隨六三

係小子失丈夫為斷是則史之元體之長也按此下

對固妄而穆姜亦未為是也元體之長也節與周易

襄九年

所居之官其卿讓於善遜於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

次而為大夫則其士競於教於奉上教命其庶人力

於農穡力於農田稼穡之事商工阜隸不知遷業以至

賈者為工匠者為阜隸賤者皆君明臣忠明為臣者

不知遷易其所治之業在早反君明臣忠明為臣者

忠上讓下競卑職以禮相勉當是時也當今晉不可敵

不可與晉為敵事之而後可之而已君其圖之君其自王曰吾

既許之矣許士雅矣雖不及晉雖楚之德必將出師

秦而不出兵秦兵楚子師于武城武城之地以為秦援以為秦援

為援秦人侵晉無鍾鼓晉饑國飢荒弗能報也故受其

報諸侯伐鄭悼公以諸侯伐之鄭人恐乃行成

乃與中行獻子曰也荀偃遂圍之言且以兵圍鄭以

待楚人之救也待楚人而與之戰與楚兵戰不然若楚

戰無成則楚來伐鄭人又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營

言且許鄭盟以敵楚人楚以此疲弊吾三分四軍晉有上

而退兵以歸與諸侯之銳又選擇諸侯以逆來者楚兵

軍分為三部與諸侯之銳又選擇諸侯以逆來者楚兵

更迭於我未病三部之兵更當而出楚不能矣晉三部

而楚兵三來則楚猶愈於戰豈不勝於與楚戰乎晉所

於暴骨以逞若使二國暴骨以戰不可以爭則勝負相

晉伐鄭行成於

九年

與楚爭矣不若不戰之為全勝也

勞心則能治人小人勞力則治於人先王之制也先

王以君子治小人之法如此也蓋謂晉諸侯皆不欲戰

但勞心以制楚楚則勞力而受制於晉

諸侯之兵亦乃許鄭成行成將盟于戲晉士莊子為載

不欲與楚戰乃許鄭成行成將盟于戲晉士莊子為載

書莊子士弱也凡為盟皆宜曰自今日既盟之後言從

今為盟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鄭國苟不聽而或有異

志者乃或有異志有如此盟如此達公子駢趨進鄭子

受此盟故趨而曰天禍鄭國言天降禍使介居二大國

之間故使鄭間處於晉大國不加德音晉楚不以德而

亂以要之強要之要平下同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

致使鄭之鬼神不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為之人民不

得享明禋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為之人民不

利夫婦辛苦墊隘辛苦難嘗之味也墊隘委無所底告

無所底至自今日既盟之後從今為鄭國而不唯有禮

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鄭國苟不惟有禮者有力者與

而敢有異志者乃或有異志亦如之亦如此違盟之禍

不肯專荀偃曰改載書子駢亦以所言載公孫舍之曰

服晉也昭大神要言焉言凡為盟者昭告若可改也設使

舍之昭大神要言焉言凡為盟者昭告若可改也設使

而可大國亦可叛也則是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

改也則是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

語荀我實不德言晉實無德以服鄭而要人以盟但以盟誓而強要之豈禮

也哉豈得謂之哉非禮何以主盟晉既非禮何以主諸侯之盟姑盟而

退鄭盟而退修德息兵而來西君能增修德終必獲鄭

則終久可以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晉若不

得鄭之報將棄晉之民豈惟鄭豈惟鄭國若能休和若能

民將弃我將棄晉而叛遠人將至則近者悅服何恃於鄭於一鄭乎

乃盟而還遂兩用載公送晉侯晉悼公伐鄭而晉侯

以公宴于河上公送至河故問公年襄公幼小未季武

子曰代襄公答會于沙隨之歲其會在成寡君以生寡君以

晉侯曰十二年矣沙隨會是丙戌年至今是謂一終言

為一終一星終也所以號一終者以歲國君十五而生

子國君十五歲以後冠而生子冠者成人之禮生子者

既成乃可娶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言襄公可

大夫盍為冠具言季武子何不為公冠具武子對曰君

冠君之言凡國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裸謂灌鬯酒也冠者

禮裸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者為以先君之祧處之必

音貫在廟諸侯以始祖之今寡君在行今我魯君未可具也請還及同

無此禮樂之文故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請還及同

楚伐鄭之後楚

役鐘磬以行禮焉魯始祖周公衛始晉侯曰諾許之公還及衛祖康叔親兄弟也

故為兄冠于成公之廟成公曰是衛獻公之曾祖冠弟之國假鐘

磬焉以悼公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具裸享之禮歸魯乃祭耳禮也言得禮之權宜也

楚子伐鄭鄭服晉故共王伐鄭子駟來及楚平公欲從楚子孔子矯

曰二子言不與大國盟今歲與晉同盟于戲口血未乾盟者飲血乾者言其

而背之便背盟而從楚可乎言不可也子駟子展曰二子必欲

楚吾盟固云戲之盟我鄭為載書云唯彊是從鄭國唯有禮與強

今楚師至今楚兵來代我晉不我救而晉不能救鄭則楚彊矣則楚勢誠強矣

盟誓之言同盟而設誓言豈敢背之言鄭從楚乃是從前日之盟非背之也且要

盟無質况晉要我為盟其盟言无定主要平聲神弗臨也雖盟而神弗臨也所臨

惟信必有忠誠之信神乃臨之信者言之瑞也言而有信如瑞節善

之主也信則實有是善故為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所以神明神不蠲要

盟蠲索也今晉要我為盟而無誠信神必不縈其盟而臨之背之可也假使背

嘗肯盟乎况未乃及楚平鄭又晉侯歸悼公伐鄭而歸謀所以息

民以伐鄭未得志謀欲魏絳請施舍魏絳請公施恩惠舍勞役輸積

聚以貸民積子賜反下自公以下至于卿大夫苟有積者

盡出之凡有積聚者國無滯積國无滯而積亦無困人亦

困而不公無禁利官不禁利而亦無貪民民亦不貪而皆知禮遜

晉悼公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

知武子滅偃陽以與宋

所以幣更祈神則以幣帛而易犧牲更音庚實以特牲待賓則特用器

用不作器用仍其舊者不新作也車服從給車報從以給事不求美也行之期年

如此行之一年國乃有節晉國之事皆有節制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也

戊戌十年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偃音福而封宋向

戍焉向戍宋大夫晉以宋常事晉而向戍有美行故荀

瑩曰荀瑩城小而固言偃陽城雖小而堅固勝之不武能克其城不足為武

勝為笑不能克之反足貽笑固請圍之弗克圍偃陽城諸

侯之師久於偃陽時晉悼公會諸侯於相因以其兵同

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二子又請於荀瑩將欲選兵水潦將降向夏

雨懼不能歸懼有水阻請班師請於荀瑩而還兵也知伯怒知伯

也機與几同怒而以出於其間其机出於曰

女成二事言波二子謀伐偃陽封向成而後告余然後

事告余恐亂命我恐亂汝以不女違汝請女既勤君汝

勞君而興諸侯又與諸侯牽率老夫老夫荀瑩自稱言非

勅以至於此以至於偃陽之城下既無武守既無武功而又欲易

余罪又欲變易曰是實班師荀瑩實不然克矣不然

陽之余羸老也而年老可重任不任受汝此重責七

襄

襄 一年

日不克今與法約若七日必爾予取之必取爾二人以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卒攻偃陽之城親受矢石躬

矢石遂破其城而滅其國巨與向戌以偃陽之地向戌辭成

辭不言晉君若猶屈辱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言晉君若猶屈辱而已偃

陽光啓寡君而以偃陽之地群臣安矣宋之群臣皆安

其何既如之見賜之厚若專賜臣若專以偃陽是臣與

諸侯以自封也是臣與起諸侯之其何罪大焉其罪无

敢以死請敢冒死乃予宋公從向戌之請以盜殺鄭

子駟公子子國公子子耳公孫劫鄭伯以如北宮既殺

子產聞盜子產子國子尸而攻盜於北宮子產聞盜也聞有盜賊

子驕帥國人助之子驕即公孫蕞帥盜衆

子孔當國代子駟為載書為盟而以位序

聽政辟辟法也大夫諸司門

子弗順鄭之大夫與諸有司及卿之將誅之子孔欲誅

子產止之令勿誅請為之書子孔不可不

焚曰為書以定國言為書不怒而焚之衆忿怒而是

衆為政也是衆共執國不亦難乎國不亦難子產曰衆

怒難犯言衆之所怒專欲難成一已之所欲合二難曰

安國合二不易者危之道也是取危也不如焚書曰安

衆不如焚燒其載書子得所欲子謂子孔得所欲為政衆亦得安

鄭國之衆亦不亦可乎言此可以專欲無成若專一已

功犯衆興禍犯衆人之怒子必從之子必從衆人之意

乃焚書於倉門之外子孔從其勸不於朝內焚燒載書

見所衆而後定衆人見所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

之晉連年伐鄭而未服故屯鄭及晉平鄭乃行楚子囊

伐鄭令尹子囊鄭宵涉潁與楚人盟時晉楚夾潁水而

渡與楚盟鄭師伐鄭欒黶欲伐鄭師欲伐宵涉潁荀瑩不可不肯

曰晉不能禦楚言晉實不能止禦又不能庇鄭又不能

楚音界鄭何罪鄭人畏楚而竊不如致怨焉而

戰而不克我與楚戰為諸侯笑則諸侯克不可命勝負

以必克不如還也不若且諸侯之師還諸侯之侵鄭北

鄙而歸鄙邊邑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天子之

卿士因政伯輿理且王乃晉侯使士匄平王

室晉悼公聞之使范王叔與伯輿訟焉二子爭王叔之

宰宰家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屬大夫也坐獄於王庭

晉范宣子平王室訟

襄十年

獄訟也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
宣子聽之
王

叔之宰曰箒門閨竇之人
箒門柴門也閨竇謂穿壁為
戶上銳下方其狀如圭也言

伯輿是微賤之家而皆陵其上
而與王叔爭政其難為

上矣如此則難乎瑕禽曰昔平王東遷
言昔周平王之
東遷于洛邑也

吾七姓從王其時大臣從平王者有七姓牲用備具為

王備特牲具王賴之平王恃其用而賜之駢旄之盟駢旄亦

祭祀之用王以赤牛賜七姓曰世世無失職其盟誓之辭云七姓

大臣使為重盟設若我其能來東底乎其誰能從平王而

若箒門閨竇設若我其能來東底乎其誰能從平王而

也底且王何賴焉且平王何恃其今自王叔之相也自

王叔之相也自

政以賄成其政事皆以而刑放於籠刑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二千五百人為師五

唯大國圖之晉大國也其下而無直言已理甚直設若

無直則何謂正矣則在上者何謂能范宣子曰天子所

右土句言天子之寡君亦右之我晉君所左天子所不

佐亦左之我晉君亦不助之亦助之左右便而左不

而王右之故土句言晉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使二人

君但從王之所右也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使二人

相辭以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

王叔奔晉訟不勝

己亥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以自八年以來晉楚更諸

大夫曰不從晉言鄭若國幾亡則鄭國楚弱於晉諸

楚勢孤寡晉不吾疾也又不可甚急晉疾若晉急楚將辟

之楚必避晉而不何為而使晉師致於我當作何計

以致命楚弗敢敵而使楚人畏晉而後可固與也

固事子展曰公孫舍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後可堅

必為宋吾從之盟我姑受楚師至楚必吾又從之從楚

則晉怒甚矣怒鄭甚矣晉能驟來晉三分其軍與諸

故能將不能楚人全軍而出不勝吾乃固與晉如此

可以堅固大夫說之諸大夫悅子展鄭子展侵宋欲以

疾言疾圍鄭圍鄭觀兵于南門觀兵威於鄭鄭人懼

懼諸侯乃行成乃從同盟于亳亳城范宣子曰不慎言

若不敬威必失諸侯則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諸侯連

我鄭皆疲於道能無貳乎安得不乃盟於是載書曰為

告神允我同盟允今日同毋始毋得積年穀而不

毋利利而專有於已毋尔毋得藏毋留慝毋得

惡救災患有災患則相救之類恤亦亂如盜賊兵戎之類

人救災患如水旱飢荒之類恤亦亂如盜賊兵戎之類

鄭用子展計專心服晉

襄二十一年

同好惡好則同享其利惡則同除其害好惡並如字矣王室同力以獎或問

茲命或有違此命司慎司盟二司皆天神也司名山名

川名山五岳四鎮之神也群臣祀德於民者群祀凡神

之在祀先王先公先王先公祖厲王之類先公諸國始封之君七

姓十二國之祖其時同盟凡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晉魯

薛王已姓祀妣姓也明神殛之明神同誅殛違命者悍失

其民使之失隊命亾氏隊其天命絕其陪其國家而斃

家之社稷也楚子囊乞旅於秦以伐鄭楚勢孤立故乞

鄭伯逆之鄭簡公迎楚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既受盟

師故諸侯盡起兵以伐之復扶又反鄭人使良霄太宰石奭如楚良霄子

奭為介天音太奭救畧反告將服于晉以服晉之故

曰孤以社稷之故社稷之故不能懷君所以不能君

若能以玉帛綏晉言楚君倘能以玉帛綏撫不然如此

則武震以懾威之則用兵武震怒以懾服孤之願也此

鄭國所願欲也楚人執之楚不能與晉爭而怒鄭人使王子伯

駢行成鄭人自此會于蕭魚日會諸侯于鄭赦鄭囚連

伐鄭所俘獲皆禮而歸之皆禮而歸之皆內以禮晉侯使叔肸告于

諸侯叔肸叔向也羊舌肸之子赤之弟也悼公公使城

襄十二年

孫紇對曰公使之荅晉使紇也魯襄凡我同盟九我諸

魚者于蕭小國有罪言鄭國昔有八國致討晉國率諸苟有

以藉手苟有成功可以薦鮮不赦宥則晉無不放寡君

聞命矣魯君豈敢不承命寡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

益師樂師也悝觸蠲皆樂師名悝音恢歌鍾二肆歌鍾

為一肆言二肆者三十六鍾同虞及其罍磬罍大鍾也罍

特懸之罍音博女樂二八女人能奏樂晉侯以樂之半

賜魏絳悼公思魏絳之功以鄭日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魏絳請和諸以正諸華言汝教我和我戎使八年之中四

年我至今九合諸侯五年會戚又會城棊救陳七年

十年會阻又伐鄭成虎牢今年盟于如樂之和諸侯和

之相無所不諧無有乖異請與子樂之故分此樂與辭

曰魏絳辭夫和戎狄言晉所以得國之福也以晉國有

咸服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諸侯皆無君之靈

也一則賴我二三子之勞也一則賴群臣何力之有焉

皆非我功何抑臣願君安其眾而思其終也願於君者

以當此賞也抑臣願君安其眾而思其終也願於君者

惟欲安今日之樂而保事詩曰采菽篇樂只君子只與

謂羨也言君子殿天子之邦子之國也都遍反樂

有樂羨之德殿天子之邦子之國也都遍反樂

只君子樂美之德有此福祿攸司改為福祿所同歸也便蕃左右便蕃

數也言遠人數來在其亦是幸從亦於是相帥而來從也夫樂以

安德言君子致樂以治心所義以處之心德既安則處事皆合於

理之禮以行之事既合宜以有信以守之行之有節又

而堅仁以厲之出令有守又以仁而後有以殿邦國此如

無天子之邦同福祿可使福來遠人可使遠人所謂樂

也言五德皆備乃可謂書曰今書無此文居安思危居

日之安當思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先事而

則無可敢以此規公日子之教悼公答言汝

惠之事敢以此規規正吾君

敢不承命我豈敢不抑微子微無也前此若無寡人無

以待戎則我無由不能濟河無服濟河夫賞夫有功國

之典也此乃國家藏在盟府此賞功典策藏不可廢也

豈有國典子其受之此當受此賞也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

樂金謂鐘也禮也禮大夫有

庚子十二年是歲子壽夢

辛丑十三年樊元年荀瑩士二人皆晉卿晉侯使

士句將中軍士句范宣子辭曰伯游長士句辭以荀偃

荀偃將中軍從士句士句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代

襄十三年

晉諸臣能讓以強國

荀辭以趙武韓起諫趙文子又使欒黶以趙武位卑故不聽辭

曰臣不如韓起欒黶復韓起願上趙武韓起復諫趙武使居已上君

其聽之欲悼公從已之請使趙武將一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韓起佐

之位如欒黶將下軍故亦大委絳佐之絳自新軍佐超晉

國之民是以大和君臣相諫所以民心和諸侯遂睦晉民大和所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言禮以辭讓為主范宣子讓士句先讓荀

其下皆讓所以其下諸讓欒黶為汰雖以欒黶之汰後弗

敢違也亦讓韓起晉國以平晉國之民所以和平數世賴之數世

刑善也夫刑法也言七句之遜諫一人刑善以善

百姓休和則百姓化之皆可不務乎為上者

善為書曰周書呂刑篇云一人有慶天子刑善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所以長得其是之謂乎言十句之

周之興也文王興之時其詩曰詩大雅文王之篇儀刑文王

儀善也詩言法萬邦作孚故為萬國言刑善也

及其衰也及至周衰其詩曰小雅其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我所以言不讓也言不讓也

世之治也天下治安君子尚能而讓其下有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小民則皆厚力

十三年

襄

十三年

襄

子是以上下有禮君子議下小人而讒慝黜遠為謫者

自無所容若黜絕而遠去之也由不爭也蓋由上下不爭故能如是謂之懿德

此之謂懿德之世及其亂也天下危亂之時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在上

之君了則目稱已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在下之小人則自矜其能

功以加陵乎小人是以上下無禮君子加小人小人憑君子亂虐並生

上為虐而由爭善也蓋由上下不謂之昏德此之謂昏

下為亂國家之蔽致蔽壞者恒必由之其始常由於楚子疾

楚共告大夫曰召諸大夫而告之云不穀不德謙稱不穀生十年

王病而喪先君方十歲而莊王卒未及習師保之教訓師保皆教

言也而應受多福多福謂是以不德所以無而

及習其教訓師于鄢成公十六年戰于鄢以辱社稷師敗君傷為

為大夫憂其弘多矣為辱為憂若以大夫之靈

若依賴諸大獲保首領得以保以歿於地以善終唯是

夫之威靈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猶言長夜也窀穸之事

夕所以從先君於禰廟禰廟父廟也言從先君請

為靈若厲請謚我為靈王或厲王謚法亂而大夫擇

馬諸大夫議謚請楚共王卒昭立是子

囊謀謚夫議謚法音示大夫曰君有命矣言命為子

楚共王臨死有諶訓

此從石與之言歸
鄭良霄

囊曰君命以共其言君之所命其辭甚恭兮之何毀之若之何以惡

赫赫楚國楚國之盛其勢赫然而君臨之而我王為君以統臨之撫有蠻夷

緩撫蠻夷之國以為已有奄征南海南海之地奄有而征賦之以屬諸夏以聯屬中國之

諸侯而知其過臨終而自知其凶師之過可不謂共乎君命如此可不謂之恭敬乎

請謚之共請謚之為共王大夫從之大夫皆從子囊之議鄭良霄大宰

石與猶在楚十一年鄭使二子告將服于晉楚人怒而執之至今不遣先王卜征五年謂巡守

奠言於子囊曰石與說令尹子囊使歸良霄先王卜征五年謂巡守

言先代聖王將有巡守之行必預前五年而卜其吉凶而歲習其祥習因也祥吉也歲因其吉

謂四年卜之吉今年又吉也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相因皆吉則出巡守不習則增修

德而改卜吉不相因是謂不習如此則增修德更以卜吉為始又得五吉乃行也今楚實

不競今楚不若先王之修德所以不能與晉競行人何罪為使人者又何罪焉止鄭一

卿止謂執也一卿謂良霄也以除其偏貴者多則勢相偏今楚執鄭卿乃所以除其國內相偏

之患音必使睦而疾楚鄭卿勢不相偏必相睦而疾惡楚國以固於晉鄭

惡楚則事晉音必焉用之如此則何用又留良使歸而廢其

之心益堅固言往年鄭遣良霄使楚其意正欲楚執良霄而鄭得

使堅事晉國今楚君遣良歸鄭則鄭不得堅事晉乃

所以廢其遣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良霄既留於楚今若

使之本意也而憎疾而相牽引也使相牽引不猶愈乎

其大夫豈不勝於楚人歸之從石與請

父執之乎左傳句解